

馬逢華 著

忽值山河改

克和書



校訂版

馬逢華 著

忽值山河改

——馬逢華回憶文集【校訂版】

忽值山河改

——馬逢華回憶文集【校訂版】

作 者 / 馬逢華
責任編輯 / 林泰宏
圖文排版 / 蔡瑋中
封面設計 / 蕭玉蘋
封面題字 / 張充和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1年01月BOD一版

定價：35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校訂版自序／007

自序／009

第一輯 忽值山河改

壹·北京大學，一九四九前後／015

題記

(一) 弦歌不輟：師生座談「紅綠燈」／017

引言·一個座談會的紀錄·評語·

(二) 北大五年記／037

神京復，還燕碣·沙灘一帶的街道·兩次難忘的講演·五十週年校慶·
經濟系的回憶·西齋·東廠胡同十號·外國留學生·吃在北大·尾聲·

(三) 河南河北皆干戈／091

貳·香港：不採蘋花即自由／100

別矣北京·澳門十日·偷渡伶仃洋·流亡香港·幸虧有這麼一個香港·
租到了一個床位·喜歡上了這個城市·不採蘋花即自由·

叁·密西根的歲月／120

到密西根之路·我為什麼選擇密西根·良師篇·交遊記·金鑰匙在誰手裡·
畢業與新的開始·

第二輯 師友記

懷念沈從文教授／217

梁實秋先生紀念／237

遙想公瑾當年——回憶劉大中先生／249

追念蔣碩傑老師／261

永懷李方桂先生／273

追憶劉紹唐學兄／286

馬逢華 著

忽值山河改

——馬逢華回憶文集【校訂版】

廠胡同研究生宿舍。

一九四九年四月馬逢華在北京大學東



馬逢華在密西根大學研究院大樓前。



目錄

校訂版自序／007

自序／009

第一輯 忽值山河改

壹·北京大學，一九四九前後／015

題記

(一) 弦歌不輟：師生座談「紅綠燈」／017

引言·一個座談會的紀錄·評語·

(二) 北大五年記／037

神京復，還燕碣·沙灘一帶的街道·兩次難忘的講演·五十週年校慶·
經濟系的回憶·西齋·東廠胡同十號·外國留學生·吃在北大·尾聲·

(三) 河南河北皆干戈／091

貳·香港：不採蘋花即自由／100

別矣北京·澳門十日·偷渡伶仃洋·流亡香港·幸虧有這麼一個香港·
租到了一個床位·喜歡上了這個城市·不採蘋花即自由·

叁·密西根的歲月／120

到密西根之路·我為什麼選擇密西根·良師篇·交遊記·金鑰匙在誰手裡·
畢業與新的開始·

第二輯 師友記

懷念沈從文教授／217

梁實秋先生紀念／237

遙想公瑾當年——回憶劉大中先生／249

追念蔣碩傑老師／261

永懷李方桂先生／273

追憶劉紹唐學兄／286

校訂版自序

今年（二〇〇九年）是中國大陸政權易手的六十週年。海內外文化界為了解當年變遷的真相，對於轉捩點一九四九年前後那一段史實，特別是能夠跳出兩岸政治觀點之外的記載，又引起了新的興趣。本書試以樸素通順的散文，記錄並闡釋我自己（當年一個北大學生）、和六位知名學者、在這一段風雲歲月中的經歷，藉以反映此一史無前例的動蕩時代。

因為本書的撰寫，是出於一個平生不曾沾染政治的當事人的手筆，因為所記錄的是中國歷史巨變的關鍵時刻，又因為敘寫的內容是像口述歷史一樣的真切、而又充滿了沒人寫過的細節，這本書自然也就具有它適當的重要性了。

本書初版於二〇〇六年在台北發行。這個校訂新版（多謝風雲時代出版公司惠然歸還版權），對前者做了兩點改進，作為定本。

首先，記錄和闡釋，是敘述史實。至於敘述文章的可讀性，及其字裡行間所蘊含的歷史悲情和文化鄉愁，則有賴於文字的斟酌與經營。初版書中，文字和標點符號錯誤很多。錯字多了，會使讀者感到不知所云；句讀標點的誤排或增減，則難免改變文句原來的節奏、和文章原

來的氣勢。此次準備新版，已將全書逐頁校勘，錯訛一一改正，並將原文作了一些適當的修正或潤色。

其次，校訂版在第二輯「懷念沈從文教授」一文之後，增加了一篇「梁實秋先生紀念」。沈、梁兩位文學大家，曾經在青島大學同事，一九四九年以後，一位留在大陸，一位漂流到台灣。他們二位在地域的境況遭遇和工作經歷，相去幾乎有天壤之別，最能反映那個「山河改」的時代的文化變遷。這兩位文化前輩，我都曾有幸追隨過從，實在應該在新版增加記述梁實秋先生的一篇，以資對照。

際此神州山河易色一甲子之年，謹將這個審慎校訂過的文集定本，獻給讀者，並且向忍受了諸多舛誤的初版讀者和朋友們衷心致歉。

自序

考古學家李濟之先生曾在一篇文章裡面說，「（二次）戰後的中國民眾大半在赤色浪潮中打過滾；打滾的結果，有些漂泊到異域，有些流落在孤島，有些捲入了漩渦。」我親身經歷「赤色浪潮」的衝擊，但是幸未捲入漩渦。這本散文集的第一輯，記錄了一九五〇年代，我作為一個流亡學生，從中共控制下的北京大學，輾轉經過香港、台灣，而「漂泊到異域」，繼續求學的經歷與感受。

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期，曾有像二十世紀下半期以降，這麼多的知識份子在國內喪失學術尊嚴，遭受政治迫害；或者流落海外，寄人籬下的現象。本書第二輯記述我在這一段時期，與幾位在困難中默默工作的傑出作家和學者們相過從的往事和感想。這些人物包括一位文學家（沈從文），兩位經濟學家（劉大中和蔣碩傑），一位舉世知名的語言學家（李方柱），和一位民國史專家、《傳記文學》月刊創辦及主辦人（劉紹唐）。這五位先生都是因為二次大戰以後「忽值山河改」，而「漂泊到異域」（劉大中，蔣，李），或「流落在孤島」（劉紹唐），或者留在大陸「捲入了漩渦」、歷盡了摧辱（沈）。

以上五位，也都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中的精英。他們的學術思想與創作貢獻，可以從他們的著作裡面去研究探討。這些著作，可以長久保存，隨時取閱。但是他們在著作之外的言行風範，則只存在於少數有幸與他們常相過從的知交或弟子們的記憶中，而記憶都是會漸漸模糊，並且終於消失的。回憶文章的基本功能，就是要把這些寶貴的記憶及時捕捉，保留下來。

我對文學所知非常有限。也許正式因此，我很喜歡朱光潛的說法。朱先生曾在老北大的一次座談會上說，「我把文學看得很簡單，文學即是說話。一個人把所見到的說得恰到好處，即成為文學。……人人所見不同，有廣狹，有深淺，文學因而也就有高下之別。」

西方的散文作家和評論家們（例如Philip Lopate）把回憶文（the memoir-essay）闡釋為：以親切談話方式書寫的、具有自敘成分的隨筆文章。這個說法，自然也落在「文學即是說話」那一個範疇之內。實際上，回憶文更像是對朋友講故事。但是要「把所見到的說得恰到好處」，卻並不容易。台灣有一位小說作家曾說，她寫散文非常輕鬆，只不過是寫完小說之後的休息和調劑。那樣的才華，除非是夢中有人贈我一枝彩筆，我是想也不敢去想的。練習作文是我的業餘興趣，只能一曝十寒，自知還在一個學徒的階段。所以我執筆為文，一點也不輕鬆，從材料的組織，到文字的選擇，通常都要再三修改。最後完成的文稿，假如沒有露出塗抹鉤畫、改來改去的痕跡，那也只能說是類似「把頭髮梳得好像沒有梳過一樣」，決不是一揮而就的結果。

我國先儒的著述，都是文史不分家的，《史記》就是一個傑出的例子，回憶文應該也屬於這個文史兼具的傳統。回憶文的文學價值，要看作者能不能運用自己掌握的資料、和自己獨特的看法，把故事說得清楚流暢，引人入勝。回憶文的歷史價值，端視作者所講的故事，是否能夠反映一個時代的某些方面；以及故事的材料細節，是否真確詳盡，令人信服。簡而言之，班固對司馬遷《史記》的贊語中，「其文直，其事核」那六個字，就可以作為衡量回憶文的標準。

本書所彙集的文章，類似一張張樸素簡單的快照，都是以我自己的觀點來取景，把親身經歷的一些人、事以及現象，及時拍攝下來，在「文化鄉愁」的顯影液裡浸泡沖印出來的。既可每張單獨觀賞，也可以把同類的照片編為一個影集，藉以反映這個動蕩時代中，我個人和幾位有代表性的學術文化界人物的處境遭遇、自處之道、做人態度和敬業精神。但願這本文集能為歷史留下一點第一手的記錄，文字的好壞可以暫且不論了。

本書的書名，取自陶淵明《擬古九首》之九：「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蒼海……」。所收諸篇，都是我近年已經發表而尚未結集之作，只有第二輯「懷念沈從文教授」和「遙想公瑾當年」兩文是例外。「懷念」錄入本冊，因為沈從文的經歷，具有「山河改」那個時代大陸知識份子坎坷遭遇的代表性；而且該文內容與第一輯的「弦歌不輟：師生座談『紅綠燈』」相輔相成，互相呼應。此次在文後添寫了新的

「補記」，也可以算是這篇文章的「校訂版」了。至於我把回憶劉大中的「遙想」一文與「追念蔣碩傑老師」並列，則是因為劉、蔣二位，無論就他們的私交或事業而言，幾乎都是分不開的。在我國經濟學界，這兩位大師一向也都是被大家一併推崇的。

書中各篇，都已趁此結集出版的機會，重新校訂一過。

二〇〇六年元旦 西雅圖